

一池残荷

程毅飞

寒风萧萧，草木零落。周末去棣花古镇游玩，至清风街口，目之所及，千亩荷塘，料峭色衰，曾经生机勃勃、灼灼盛放的荷，眼前却是一副凋零零落的模样。一池残荷，缩在凛冽的寒风里，卷曲、残缺、孤子、倒垂，早已失却了往日的容颜和风采。

小时候读诗，就对荷怀了膜拜之心。“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是春荷的萌动之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夏荷的繁盛之美。可，春去了，夏走了，荷迎来了冷秋和寒冬，怎能不偃旗息鼓、垂首隐退呢？

我知道，这是四季的自然轮回，也是万物的起承转合。曲终人散，似水流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败的事物。高潮之后终归平复，辉煌过后终将落幕。荷如此，人也不例外。

盛夏激湍绽放，隆冬衰败颓靡，一池残荷，虽显凄楚可怜，但绝不拖沓猥琐，那或悱恻缠绵，或回眸流连，或相扶相携，或惊鸿一现的落幕，呈现出的却是一种安静悲壮的凄美。这美，是凋零中体态的优化、是垂败中力量的积蓄、是静默中内心的呐喊、是隐忍中气质的升华。残荷，身处寒冬，站成了生命中最美的姿态！

想起有一年初冬下乡的情形。路过一荷塘，见一老伯正在塘里挖藕，沿着残枯的荷秆，一锹下去，弯腰摸捞，伸手拈玩，顿时，一节洁白如玉、形似孩童胳膊的莲藕呈现眼前，不由使人想起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诗句来。老伯见我们如此喜欢，就留我们去他家吃饭。那顿饭的食材自然离不开莲藕。老伯的老伴一通忙乎，端上来一盆莲藕瘦肉汤，但见莲藕白嫩，卧于瘦汤中，煞是养眼，吃进嘴里，藕块脆嫩香糯，汤汁滋润扑鼻。那顿饭，我们一个个吃得腹胀肚饱，大汗淋漓。至今回想起来，仍意犹未尽。

后来一个偶然机会，读宋代诗人方回的《西斋秋日杂书》，读到“高树夕影疏，老荷秋气馥”时，不禁恍然大悟：原来荷是大智之物，随着秋冬的到来，它宁舍一袭华裳，拖一身破败残缺之躯，也要留住生命的根，奉献给人类以洁白、丰腴和美好！

残荷，是何等高贵和富有！“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残荷，虽失却了华盖，散尽了花容，却以干枯衰朽的身影，挺立于宁静的池面之上，风来摆动腰肢，风去静如旗帜，动静间，透射出一股倔强超然的自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雅态。

荷老而残，荷残而衰，光阴流转，万物皆有定数。然老之老也，老有不同。老荷留给人们的，不是颓废，不是猥琐，而是寒风冷秋中独树一帜的残缺之美，一如断臂的维纳斯。难怪林语堂先生说，优雅地老去，也不失为一种美感。

伫立风雨桥，四周一片苍苔。一池残荷在凄风中摇曳，像是在对笔架山招手，又像是在对魁星楼膜拜。我不得而知。

转身下桥，几步远，忽见一妇人弯腰驼背，手拄拐杖蹒跚独行，冷风吹动，她的白发丝丝缕缕，透过乱发，我看到了一张皱纹纵横却坚毅微笑的脸。问何干？答曰看荷。又问，残荷有何看头？又答，那就看自己。

老聿老姬，出言竟如此智慧，如此幽默！我不禁哑然。看着老姬佝偻的背影渐渐与残荷融为一体，我的眼眶湿润了。心，也一下松快了。

梅花三两枝

曹林燕

书房有梅，三两枝。梅是蜡梅，从园子里的梅树丛间疏离出来的。骨朵如点墨，印在一片雪白的墙壁上。西窗投下一抹黄昏的影子来，插在瓶中的梅枝在夕光中剪影绰绰，生出了一番美的况味。

小区的花园里植有许多蜡梅，入冬初放，在长风中漂香扑鼻，令萧然冬意氤氲出丝丝可感可怀的温暖美好。

花匠师傅每年都会修剪园中花木，删繁就简，匠心打理。

因为好奇，我在他疏离蜡梅枝条的时候，总会主动上前拉些淡话。花匠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面目慈善，说话声音洪亮。交谈中，他极具专业地给我讲了许多打理梅枝的要义。他说蜡梅品质清雅，修枝之前须先观察它们的自然生长形态，然后再根据其枝的伸展特点进行修剪。诸如一些交叉枝、平行枝、重叠枝、对生枝、徒长枝等都会影响蜡梅的生长过程，也影响园林美观，所以都得一一疏理。梅枝不能过密，亦忌瘦弱枝条，只有足够细心、认真打理，才能有助于树木的生长物序，同时也能凸显出梅安的高标飘逸之美而不落俗套。

我为他的敬业精神很是感慨。

得知我喜瓶插，老人颇为高兴。他从修剪下来的乱枝丛中细细挑选了几枝蜡梅短枝递与我：“带回家养着吧，花香能持续半个月呢。”

此后，我读书倦怠时，便会移目静静观赏一阵瓶中蜡梅。小枝旁出，线条疏落。枝间未开骨苞，犹如黄色豆粒，其状犹似睡梦中的婴儿脸，安静又可爱。梢头瘦枝横斜处，悄然绽放出一两朵梅花，瓣子轻而薄透，明亮如蜡质。

一缕清香幽暗浮动。那一刻，时间在斗室里渐渐松弛下来，光线从枝间掠过，我与蜡梅一同呼吸，相互凝视，默而不语。我深感这种娴静和缓慢来之不易。当下倥偬又喧嚣的时代，能得一处安静角落，有书卷相伴，有梅花相守，人与书俱老，人与梅相惜，实是人生一种幸福。

尚知蜡梅为寒客，古拙清意，活得寂寞。世人谓其花开五瓣即富贵，说梅是五福之气，是中国风尚，是中国气质。我全然不懂，也不大喜欢去考究这些。在我看来，它就是一种植物，有一颗简简单单的草木之心就行了。至于古人将蜡梅这种风物由物质层面而升华到精神文化的社会大背景下，我觉得所赋的内涵实在是太深邃了些。

“人臻五福”或“人与梅花一样清”等隐喻，不过是人们追求福德和古风高雅的一种美好寄托罢了。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无法理解宋代林逋“梅妻鹤子”的痴，倒是喜欢前贤诸家作的一些梅画。

八大山人画梅横空而出，笔端奇崛。枝干或以“山路”布局，疏密有致。梅干交汇，屈曲而充。枝条顾盼伸屈，苍劲有力。寥寥几笔花朵，孤独凌寒，像是劫后余生的模样，大有一幅前朝遗民之情怀。或以一条重墨，横世孤立，寂寞古意，片刻安宁。一枝横斜，破风直入，大片留白，耐人寻味。

白石老人的梅作，常常是“赏心只需两三枝”。数笔点缀，暗香袭来，古意丛生。随性勾画，安静如素，恰合了他的隐世之道。

于我而言，瓶供一枝、两三枝，都是人间的寂寞心。梅花星瓣，缕缕香气，潜入心源，流转腾挪在陋室。蜡梅是节气册页，是草木本心，亦是尘世意味。

那年烟火

贺绪林

迷迷糊糊中被母亲的呼叫喊醒。一骨碌翻身坐起，揉着惺忪的睡眼，好半天才清醒过来。猛地想起，今儿个要去食品收购站交猪，赶紧穿好衣服，跳下炕就找鞋。

来到院子，天蒙蒙亮，青蓝的天空挂着几颗残星眨着眼睛；地上一片寒霜，踩一脚一个脚印；黎明时分的朔风很是劲猛，刀子一样刮人的皮肉。母亲手提着猪食桶站在猪圈跟前，我走了过去，那头喂了近一年的黑猪正在吃食。我发现今天的猪食格外好，是煮熟的玉米糝子，没掺一点糠，反而加了些煮熟的白菜帮子。我嘟囔说：“要出槽了，瞎好喂一顿就行了，您也不嫌费劲。”

半天，母亲说：“猪可可怜呵，就这一顿了，给吃好点。”

不知猪听懂没听懂我们母子的对话，埋头吃食，呼呼噜噜，不时地抬起头，大耳朵一扇一扇的，显然对今天的伙食十分满意。片刻工夫，食槽就见底了。

我打开圈门，想用绳拴住猪的后腿。猪看到我手中的绳，警惕地看着我，绕着我转圈圈，不肯就范。这时母亲上前用手轻轻地挠猪的后背和脖根，猪安静下来，放松了警惕。我悄悄走过去，拴住了猪的后腿。

在母亲的帮助下，我把猪装上了架子车。母亲掀着架子车送我出门，我让母亲回去。母亲迟疑了一下，又在猪的脖根挠了挠，猪转过头来看母亲，哼哼着，似乎给母亲说啥。

母亲在猪头上拍了拍，朝我摆摆手，转过身去。我看见母亲在抹泪。

这时东方泛白，我把绳搭在肩上，拉着猪直奔食品公司。

是年，我十八岁，上高二。父亲去世后交猪这活就得我干，那天不是星期天，为交这头猪，我跟老师请了半天假。马上就要过年了，年货和明年上半年的花销都指望这头猪了。

收购站在镇上的食品公司，有五六里地，我赶到时，已天光大亮。腊月时光，交售生猪的人很多，食品公司门口交猪的架子车已排起了长龙。到了年底，大家都想着能交售养了一年的猪过个好年。我是头回交猪，心中没一点底。听说先要过验猪这一关，膘色差池的不收。排在我前边的是个中年汉子，我上前看了看他的猪，大耳朵、黄瓜嘴，膘色也差池。我心里自忖，他的猪能验上，我的猪就没麻达。

太阳冒花了，“长龙”有了生气。大家搓着手、踩着冻得发麻的双脚，伸长脖子往前看。大铁门上边的木牌上写着“八点半上班”，可快九点了，大铁门还不见打开。中年汉子抄着手嘟囔着骂食品公司养了一伙懒态。排在我后边的是个满头白发的老汉，他笑着说：“吃公家饭的跟咱下苦力的不一样咯。”

忽然，中年汉子又骂了起来，原来他的猪在拉屎尿尿，明明是猪，他却

骂：“瞎恁不忍着点，你当你是拉屎尿尿呢，你拉的都是老子的票子！”猪却不管主人怎样辱骂它，只管拉只管尿。中年汉子气急败坏地在猪屁股上踢了一脚，看着拉出来的屎尿，牙疼似的直吸气。还好，我的猪没拉，也没尿。我暗暗窃喜。

在难熬的等待中大铁门终于开了，走出一个长着圈脸胡的壮汉，有人认得，说是验猪员。只见他逐个在排队的架子车车厢的猪背上用大拇指按按，过关的他用剪刀剪一绺猪鬃，叮嘱去左边过磅，不过关的挥手让拉回去。有人给他递烟，熟人就接住，不认得的就把递烟的手拨到一边去。

很快，圈脸胡到了我们跟前。中年汉子笑着，掏出一包烟，笨笨磕磕地拆开，抽出一根递上去，圈脸胡把他的手拨到一边去，只瞥了一眼架子车上的“黄瓜嘴”，就摆手让拉回去。中年汉子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但还是强笑着说：“你还没验呢。”

圈脸胡阴着脸说：“还用验吗？你看看你的货，脊梁杆子都跟刀棱一样，拉回去好好喂，别舍不得料。”中年汉子哭丧着脸说：“没料喂咧，这才来交的。”

白头发老汉在一旁笑着帮腔：“你不知道，难怪得很，瞎好你就给收了吧。”

围着的人都收了吧，收了吧。圈脸胡瞪着眼说：“收了我就坐了蜡，饭碗

也就保不住咧！”不再理睬大家，抬脚来到我的架子车跟前。我的心忽地一下悬到了嗓子眼。

圈脸胡用大拇指在猪背上按了按，剪刀便伸向猪鬃。我长吁了口气，心落回肚里。这都是母亲的功劳啊！

时辰不大，轮到我的猪过磅。过罢磅，两个小伙上前抓耳朵提尾巴把猪放翻在一个钢筋焊的槽型架子里，圈脸胡提着开口器过来，猪嚎叫着，正好给了圈脸胡机会，他顺势把开口器塞进猪嘴里。猪嘴大张着，却叫不出声。圈脸胡抓住猪舌头看了看，随后用剪刀给猪身上又剪了个记号。我不明就里，茫然地看着那记号。那个头发花白的老汉在一旁说：“娃，瞎了，是米星猪，一半钱没了。”

我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禁不住打了个寒战，米星猪食品公司只给一半的价。这比猪拉屎尿原损失大得多得多，可有啥办法？谁让咱这么倒霉呢？！母亲劳累了，费心巴力地把猪喂肥了，原指望交了猪过个好年，余下的钱给我交下学期的学费，这下一切计划都要减半了。

我在心底长叹一声，拉着架子车走在归途上，感到空车竟然比实车还沉重。我忽然想起，我还没吃早饭呢。我知道母亲在倚门盼儿归，便把裤带往紧勒了勒。正午的太阳照在头顶，暖洋洋的，脚下的路还很长，弯弯曲曲，我抖擞起精神，挺直身板，奋力朝前走去。

商洛山

(总第2401期)

刊头摄影 杨森



围炉烤薯忆往昔

俱新超

冬日小村，山寒，水瘦，鸟兽隐迹，一派寂寥的景象。不等几日，便有雪纷纷扬扬飘洒下来积满屋顶。父亲从柴房中抬出“炮弹火炉”，换好烟筒，点燃柴火，屋内就有了温度。每年这个时候，地里再无农活可干，全家围炉烤薯、喝茶聊天，倍感幸福。

父亲最怕烟筒漏烟，临装火炉时，他将烟筒边边角角都探寻一遍。火炉搁在堂屋，烟筒从大门窗顶伸向屋外，要想火炉足够暖，就得有预备好的柴火和块煤，父亲常去马路边捡拾些树枝细条，用架子车拉回后，整个秋天都在剁树枝；煤厂三伯是老熟人，父亲帮三伯干几天活，不要一分钱的工钱，三伯从不欠人情，大雪一来，他就拉半卡车煤堆在屋外。一个冬天，我们全家就聚在堂屋，享受着火炉带来的温暖。

“炮弹火炉”最实用，上方取盖可烧水煮饭，母亲用大锅炖煮豆腐粉条萝卜菜，入味留香，最适合冬天吃；下方铁篾箕可烤香红薯；火炉空处父亲用铁丝弯成铁架，围在火炉一旁，若有小件衣物，即可搭在铁架上，不过一晚，便能烘干。我最喜欢吃烤红薯，起初，父亲不允许我接近火炉，恐伤着皮肤，留下伤疤。小学四年级时，我比书桌还高出一大截，趁父亲不在，我从上方火力最旺处丢几个红薯，暗自窃喜，我终于能自己动手做出烤红薯了。可过了一会，我竟不知从哪里取出，只能提起水壶。火愈燃愈旺，红薯已然失去了踪影，焦糊味充盈整个堂屋。父亲知道后，并没有责怪我，我屏住呼吸站在他身后，只见他拿了四根洗净的红薯，都属长条状，拉出下方铁篾箕后，塞入红薯，煤灰均

匀覆盖，推进篾箕。这下，我才知道自己放错了位置，欲哭无泪，更为自己的愚蠢感到可笑。

烤制的红薯与蒸熟的红薯不大相同。焦脆的外皮，红黄的薯肉，皮与瓤夹层中似焦非焦的那部分最有味道，像是年糕般筋道十足，又超越年糕，有股淡淡的焦香味。家里人多，每次父亲只掰半个给我吃，爷爷看出我的心思，说他不爱吃烤红薯，我这才吃到完整的一块。

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围炉吃着烤红薯，爷爷都会让我给一大家子表演节目。我自小能歌善舞，这得益于我的奶奶，她与村中老婆婆在广场中扭秧歌，我在一旁不时观看，学着她们的样子走起舞步。慢慢地，我也成了小小舞蹈家。童年时，因性格腼腆，加之我总爱唱唱跳跳，就被同

岁小孩唤作“女娃娃”。一段时间，我因此而难过伤心，但爷爷告诉我，你有别的孩子没有的技能，他们该是嫉妒你了。我听后，越发卖力，总跑往叔叔婶婶家，为他们跳舞唱歌。表演节目是我乐意的，可能吃到烤红薯才是我的愿望。每一次卖力表演，都赢得他们的鼓励，爷爷总是为我烤一块大红薯作为嘉奖，吃着软软糯糯、甜丝丝的烤红薯，我便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若干年后的今天，众亲戚齐坐堂屋，他们围炉而坐，手捧红薯，只不过这一次的烤红薯，是我亲手烤制。伯伯婶婶们商量着我的婚事，这一刻，我便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的幸福，不在于过去和未来，就是当下这一刻，你、我、眼中景、手中薯、身边人。